



故土

曾元孝 著

故土有难忘的乡愁，书中的那些人，那些事，释放着土地的生命力，在农村改革开放中，响着一个熟悉的旋律——「在希望的田野上」。



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敬土

曾元孝 著

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土 / 曾元孝 (笔名曾一珊) 著 . -- 成都 : 四川民族出版社 , 2017. 12

ISBN 978-7-5409-7301-8

I . ①故… II . ①曾…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6218 号

GUTU

故土

曾元孝 著

出 版 人 泽仁扎西
责任编辑 央 金
责任印制 谢孟豪
出版发行 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敬业路108号
邮 编 610091
照 排 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印 张 8
字 数 207千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9-7301-8
定 价 39.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科调换

在希望的田野上

(序)

《故土》能够顺利出版，是一种机缘，一种因果，也是巧合与幸运，不能不出版。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第40年，我能够创作出这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是因为我曾经在农村生活了20多年，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厚积薄发，有那么一种机遇。生活的积累是作家的财富，可以说，《故土》是一部从厚土里诞生出来的原生态小说，书中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感情寄托，川西平原的绮丽风光，淳朴的民风民情，难忘的乡愁，农村改革发展中农民的生态和内心世界，乡间女人的生活、爱情、婚姻、家庭和命运，深层次的矛盾冲突与化解，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悲喜剧，多姿多彩，似阳春三月烂漫如潮的馥郁油菜花涌来，故土的洁白梨花让人的心扉震动，因而由衷地感悟，在感动思索中与书中的人物达到灵魂的升华。

我是用心和感情写作这部小说的，饱含着对农村女性的关爱和对故土的深情。一部长篇小说的成功与否，与人物的塑造有着很大的关系。我在该书中写了值得敬佩的基层女干部曹霞，写了郑婵英、韩香香、山妹、吴小萍、钟情、汪茵茵、旁池子、白芝芝、牛媛媛和小镇女子柴小小，以及大学毕业回到故土的郑玉、郑婵英的女儿牛英、年轻女教师肖兰和牛娇娇等女性，写了回乡知青夏麦，这些人物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而他们是农村改革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其中不乏推动社会进步的佼佼者。

一个乡村中的“无冕之王”牛本本让人拍案叫绝。同时，还写了如牛长生之类的贫困户，是农村改革开放中的另一种典型，他们能够跟上时代，与众多庄稼人一样，走进温饱 and 富裕的圈子，是农民的幸福。一个真正关注农民的作家，他会怀着深厚的感情，所写的人物，无论着墨多少，都应有鲜活的个性，有血有肉，浸透人性化的灵气，艺术真实而有思想内涵地演绎时代变革中农民的生活经历、觉悟、奋斗和成功发展，折射中国农民的精神风貌。在《故土》中我不仅写了两河村，还写了地处两河村的农村学校，它与农村的改革发展和书中的人物故事血肉相连，如果不写，这部小说是不完整的。

书中的故事发生在川西坝子的边远乡村，《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旋律是农民内心的吐露，也是这部描写故土的作品核心。

故土是馥郁的，故土的女性是这块热土的精魂，她们负着沉甸甸的乡村历史和传统意识，在觉醒之中，又以她们的淳朴、悲剧色彩和女性的美，养育了这块土地，给人们留下深沉的反思。我相信读者不会忘记她们。

也许可以说，作家笔下的故事和人物，与原汁原味的生活相比，虽然经过精心的综合和重新塑造，但往往显得苍白和逊色。因此，我不想榨干生活的原汁，让它多一些原生态的成分，它太让人刻骨铭心了。特别要说明的是，这是一部小说，不是纪实文学，它是在艺术性地描写一段生动感人的历史，希望读者千万不要去对号入座，以免造成误解，甚至伤害了这些女性。对塑造和描写的故土女性形象，我没有更多的话了，这本书就作为她们生活、爱情、命运和人生的参照吧。

我与中外著名的流浪文豪艾芜是同乡，受到艾芜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愿不辱初衷和使命，为人民写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这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必须具备的良知和希冀。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庄稼人的企盼	001
第二章 春天推开农家门	018
第三章 苍生厚土	033
第四章 灵魂的归宿	052
第五章 摇曳的红房子	070
第六章 飞逝的仙子	088
第七章 花朵灿烂的女人	105
第八章 勿忘草郑婵英	119
第九章 新的庄园主	136
第十章 幸运的花篮	154
第十一章 无冕之王的幸福	171
第十二章 新的一扇窗	193
第十三章 我们在守望	211
第十四章 如歌的故事	228
第十五章 鲜花开放的时候	240

第一章 庄稼人的企盼



1

那是一个新的春天。1978年的农历大年在爆竹的喜庆中过去了，几场春雨，川西坝子的油菜花金黄馥郁，如海如潮。女人们笑着说，村子里几个去了成都的年轻人风尘仆仆，似乎还在谈情说爱。农村在巨变，庄稼人的视野突然开阔了，心情舒畅，日子有了好的奔头。

故土的村庄，有两条河，一是湔江河，另一条就是院落外的村中河。村中河的河水非常清澈，静静地流淌。春夏里，树下的野花开了，星星点点，紫的白的都有，偶尔也有殷红的，很娇媚。那时候，常常能看见远远的西岭，非常清晰。院子里人口少，乡村很寂静，人们安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一夜过去，村落睡醒了，田野醒了，总有早起人，赶在村民之前，到小河里担饮用的水，天际还有弯弯的月儿。那是在晴日里，原野有淡淡的轻雾，小河上的雾会更浓一些，似薄纱，如掩面的西子。村姑或年轻媳妇到小河里淘菜来了，水清，人俊，手臂被水泡得泛红。

小河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人们带着一种朴实感恩的心珍惜它，以那个年代的形式保护小河，让它不受到污染，也是保护庄稼人自己。长辈们说，河里泉里有水仙，是河水和泉水的保护神，谁都不能亵渎。古人说，女性如水，而今想来，老人们说的水仙，自然是

女的，她们是美好的象征。清澈的水不被污染就是美好。

那条小河上，正对院落口有一座石桥，多少人离去了，又有多少人出生了，石桥上的脚印留下了，又被雨水冲洗去了，冲进小河里的脚印随着流水去了更遥远的地方。几十年了，从孩提到了老年，那座石桥没有改变模样，仍然静静地躺在苍穹下，想着村边的小河，情不自禁地，会有很多的留恋和反思。

小河也涨过大洪水。记不清是农历的哪一个癸亥年，大概人们还处在一种朦胧的状态中吧，发了一场天地混沌的洪水，平地汪洋，古老的小镇毁了，但女人男人还在，因此后代得以繁衍。时光飞逝，不知又过了多少年，树长起来了，没有退尽的洪水在小河里流淌。

路旁拐弯的宽阔处，树荫下一个瞎了眼的男人在给一个女人算命，拖住了路上行人朝前走的脚步。过了一会儿，那个算命的女人笑了，可能达到了希望。忽然，路上又走来一个女人，挺年轻，抢先挤进圈子叫瞎子算命。她高挑、匀称，前后那两处很丰腴，如肥沃的土地。她伸着白长的脖子，那颗大黑痣暴露在外，有个女人冒出一句：“挨刀痣！”瞎男人照她报的生庚八字念念有词，捏着她的一只手，像念判决书。还没念完，她已经火了，骂：“你算个×！土地都下放了，还愁过不上好日子？我的命我自个儿把握！”

瞎男人狼狈极点。

天下谁人不识君？

“哟，好蛮！那婆娘是哪个？”一个干瘪的老娘子问身边的胖女人。

胖女人说：“王老二的那个骚货韩香香！”

名叫韩香香的女人没听见，她正注视着从小街方向踉踉跄跄走来的一个男子。那男子三十来岁，肩挎的大背包一前一后甩着，到女人跟前，一个趔趄，差点撞进女人怀里。

旁观者响起意味深长的笑声。

“马木匠！”她喊。

男子没听见，踉跄着朝前走了，留给她刺鼻的酒气……年轻女人也走了，女人们看着她的背影。

2

牛头镇上有一个刚开业的小酒店，是两河村农民的夫妻店，破天荒，第一个走出了对乡下人的禁锢，的确是有胆有识。小酒店的女老板叫郑婵英，年轻，窈窕，让小街人大开了眼界。

马木匠就是在她的小酒店里大醉的。

面对迎上来的老板娘，他怔了，像投错了胎，相逢何必曾相识，郑婵英也惊愕得如同发了痧。马木匠直通通地盯着郑婵英，眼里交替出现三个女人的形象。

郑婵英受不了。

“马……”字刚刚吐出来，郑婵英不知怎的手一松，一摞盘子“哗”一声滑在了地上。

“拿酒来！”马木匠喊。郑婵英几乎把嘴唇咬出了血，扭头走开了。马木匠又喊，那声音有种挑战和鄙弃的味儿。小店里无其他人。郑婵英抓起一瓶酒“呼”一声掬在桌子上，两盘肉老远飞滑过去，要不是马木匠急忙按住，差点越过酒瓶纵身下地。

苦酒，辛辣，从长途列车下来走进小街的马木匠，一杯一杯地朝肚里倒，浇得心中的火苗越来越旺，眼睛被火焰熏着，朦朦胧胧。

“郑婵英，她们呢？”他忽然逼着她问。

“死了！”郑婵英恶狠狠地回他一句。啪！马木匠手中的酒杯碎了。

“马木匠！大家自爱点！我没把你……有好事你找去！”郑婵英叫起来。马木匠痛苦地呻吟一声，抱起酒瓶，咕噜噜地倒进了肚里，抓出几张十元的人民币，扔在桌上，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小酒店……

“马木匠，你不得好死！”郑婵英趴在桌上哭了。

牛富贵从小街那头买鞭炮回小酒店，郑婵英把一肚子冤气都倾

泻在丈夫身上。闹得牛富贵不知哪边天塌了，不敢顶撞夫人，忍气收拾了地上的碎盘瓦片，朝炉灶发气，几下捅熄了火，提前收刀拣卦，给小店门挂上“把门将军”，回家！

3

酩酊大醉的马木匠走过沙滩，登上了长堤。青蒿杂生的河堤两边，长满了灌木，河水哗哗地流着。那个寒酸的茅屋终于在暮霭四起的田野里出现了，房顶没有炊烟，门口也无人影。妹妹呢？他的心捏紧了。从郑婵英的小酒店出来，风吹人更醉，心烧眼朦胧，郑婵英回答他的两个字在心中回旋着，跌跌绊绊往久别的两河村走来。从韩香香跟前晃过，他竟然没看见一直牵着他那颗心的女人。

“马青儿！……”马木匠舌头发僵，口齿不清地喊。

门锁着，挂了蛛网。不祥的预感。摇锁，酒气冲在门上。他侧身抱起野草里的石头，狠狠砸下。嘣！嘣！嘣！铁锁应声而落。扔石进门，马木匠呆了。这间送走了父母的茅屋哪里像有人居住？只有妹妹用的那面镜子还挂在泥墙上。他知道，镜子背面贴着妹妹的照片。

“马青儿！”他吼，口干得要燃。揭开水缸，一缸蛛网，像一口黑洞洞的深井，马春儿似乎就被这深井吞去了，马木匠转身朝门外走，一阵恶心，倚在门口吐了，似要把五脏六腑吐个一干二净。潺潺的流水声。他踉跄过去，趴在门前的小沟边，喝。像饮牛水一般，把既凉又浑浊的水咕咚咕咚地吞进肚里。太阳嫣红，十分依恋地离开了夜幕垂落的原野，马木匠的头嗡嗡地响，脑子里一片混沌。

突然，夜色中出现一个胸脯高耸的女人，高挑匀称的身材……站在他面前。

马木匠一下子跳了起来，抱住韩香香：“啊，你在这儿！……”悲喜交集的泪珠滚了出来。

韩香香“啊”一声，惊得魂都掉了，喘着粗气，挣脱马木匠的

手，把手中的钥匙塞给他，转身便跑，却又站住了。

马木匠像一摊泥似的瘫了下去。韩香香大吃一惊，看看他，咬咬牙，把醉塌了的马木匠扶起来……她的心跳得没有个节奏，生怕马木匠再张开手臂。她把马木匠半拖半扶弄到马青儿的床上，一趟子逃了。

韩香香逃回家，还喘不过气来。剧烈心跳后的胸口隐隐作痛，脸发烫，血管里像流着火……被马木匠突然抱住的那一瞬间，自己竟升起一种现在还觉得羞愧的感情！

她回忆起了几年前的那个下午。

那是最酷热的六月里。知了在林盘里懒洋洋地叫着，韩香香从队里收工回家，浑身像水淋的一般，单衣单裤湿透了，粘在身上，又难受又不好意思见人。如今想起来，真难以启齿，她把自己关在屋里，脱下衣裤漂洗，用竹竿撑到窗子外去晒，将被盖面子裹在身上，焦急地等待着……那有什么办法？穷咧！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没有换洗的衣裤！

醉酒的爹回来了，在门口喊，拍门板。怎么去开门？韩香香真想大哭一场。她爹的牛脾气借着酒发作了，打破薄板门进来了，张口就骂，一见韩香香的样子，愣住了，追问她“在做啥子”。韩香香既气又羞又恨，恨那个越穷越烂酒的爹，恨他把女儿的衣裳裤子都喝光了，还喝，还骂！

“我几岁就死了妈，没娘的女儿就这个样子！我真想去死了！”韩香香被气和恨冲动着，裹着被盖面子跑了出去，把半干半湿的衣裤捡回来。

流着泪换上衣裤的韩香香跑到了湔江河边，坐在烈日下发呆。空旷的河滩有这么个呆坐的女子，越发显得空旷。饥饿的老鹰在河面上空盘旋。

大概山里昨日下了暴雨，湔江河突然涨水了，浑浊的浪子翻着白沫，在火辣辣的阳光下挤着撞着，像赛跑似的朝前涌去，河床里

清澈的水顷刻间无影无踪了。韩香香的心里就像此时的河水。忽然，水面上漂来一根原木，长长的，涌到跟前，在她眼皮下翻了几个滚，像预示着什么。这无疑是一锭金子，湟江河边的人谁都不忍让它漂走的，只有敢拼命的男人才敢去捞这样的“横财”，韩香香却跳进了河里。一朵巨大的浪花开放过后，人与木头便一块儿在浪中翻腾了。她和原木交替在浪头上出现，老鹰一次次冲向水面，两种命运在殊死搏斗。到底是一个女子，韩香香渐渐昏晕了，她觉得有巨大的车轮从身上碾过，“刷”的一声，衣裤被撕开了，一股浊水冲进口里，手摊开了，昏昏沉沉地从极高的山峰往无底的深谷坠下去，坠下去……坠了好久，张开的手终于触及到了一个能托起她的物体，她本能地抱紧了，失去了知觉。

随波逐流的韩香香，抱住的是正在河心中捞鱼的马木匠。

4

六月断炊，马青儿躲过队长牛富贵的眼睛，私下到牛头镇卖家兔去了。那是姑娘耍心眼，偷偷喂在床底下的“黑”兔子。饥肠难忍的马木匠，啃了几根马青儿扯兔草时夹藏回家的生萝卜，把仅有的二两劣酒倒进肚子，趁正午河边无人，下河取鱼来了。他也在河心里悄悄安了一个渔箭。

狠毒的太阳照在发黑的皮肤上，鱼巴篓在只着叉裤的屁股上拍打，迈着大脚，踏着清水流过的鹅卵石，一步一步朝目标走去，心里只想着鱼，想着最好能捉住一条大鱼，并没有注意到河水在顷刻间的突然变化。当他站在河心中时，才猛然发觉滩头不见了，渔箭也不知去向，遍河都是浑浊的浪。“涨滚子水了！”一个危险的信号闪过脑子，得赶快逃！

就在这时，一根原木从野水中奔流而来，晃过眼睛，撞了他一下，将他打在水里坐着，他刚要爬起来，忽然被一双手抱住了，抱得死死的。如果不迅速撕开这双手，在这大水之中，自己也会同路，

马木匠咬紧牙关，拼命从水里站了起来，那双手却自动松开了，搭垂下去……马木匠的心突然地被拧了一把：他看清了，这是一个拖着长发的女子，刚才贴着他的那个胸脯还是热的，隐隐感觉出她的心在跳动。“没死！”马木匠伸开双手，把往下滑的女子一把抱在胸前，赶紧朝岸上跑。

水，还在加大。烈日，浪涛，抱着女子奔跑的马木匠，飞溅的水花……一幅生与死抗争的壮美图案！马木匠越来越感到力气用尽了，身子摇摇晃晃，好几次几乎歪倒在激流里，但他坚持着，拼搏着，牙关咬得格格地响，一个信念使他在精疲力竭中站稳了步子，与洪水作殊死的争夺。好漫长的路呵！当他登上河堤下的沙滩，便像塌了的墙，一头瘫在了女子身上，而他很快爬了起来，凭多年“玩”水的经验，他知道应该怎样救活她。于是，像龙虾一样弯着腰，抚弄着那女子，进行人工呼吸。那女子在他怀里摇簸着过河时，已经把肚里的水大部分倒出来了，胸脯已经在极微弱地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突然，那女子呻吟了一声，开始呼吸了。马木匠舒了一口气，这才觉得再也没有力气了，一屁股坐在沙滩上。

沙滩滚烫，在强烈的阳光下闪着白光。河堤把湟江河与村路隔离了。河水无声地奔流。空荡荡的沙滩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像一幅古朴的油画。

马木匠看那女子，突然“啊”了一声。这是一个年轻的几乎裸体的标致女子。二十多岁从未接触过女人的马木匠开始手脚无措，不知应该怎么办了。那只老鹰又飞过来了，在他们头上盘旋。突然，晴空里一架飞机呼啸而过，并且打了一记加速炮，把河滩的寂静震破了，沙滩和晴空一块儿在颤动。站在女子身旁的马木匠开始怕，他怕人们突然翻过河堤看见这情景，更怕女子这个样子被人看见。无形中，他已经把她看成是自己的了。

马木匠弯下腰去抱起那个女子。此刻，他变得很胆怯，当女子贴着自己，心跳就失去了节奏，女子身上的电流传导在他的身

上……他喘着气，小心地，一步一步越过长长的河埂，绕过村头那爬满青藤的深泉，进了自己的茅屋。

他把女子放在床上了，乱着的脑子才开始平静下来。女子的呼吸逐渐趋向正常。他坐下来进行思索。马青儿还没有回家。他使劲地抓着乱蓬蓬的头。过了一会儿，他开始翻床铺开箱子，想给她找一身衣服。可是，他失望了，马青儿并没有多余的换洗衣服！他心里涌起深深的内疚：太对不起妹妹了！他终于把马青儿的一件内衣和一条内裤找到了。一件有补丁的外衣和长裤也找出来了。然而，他待在她面前，抱着衣裤，面临着一道难关。他想把衣裤给她穿上，但他不敢。等马青儿回来？他又觉得不好。他怕外人看见女子的这个样子，哪怕是自己的妹妹！人啊，这人的感情呵！马木匠掉进了烈火中，脑子被烧得懵懵懂的。他终归鼓不起那样的勇气：脱去女子身上的碎片，给她穿上马青儿的衣服。他处在一种难言的潮热中，手笨拙地颤抖着，把妹妹的衣裤放在她的身边。

剩下的事又该怎么办？他想找片老姜烧姜开水，却找不到姜，哪怕拇指大一块，红糖更无踪无影，寻遍了屋里屋外所有地方，能给女子吃的什么都没有，只有马青儿扯的一堆兔草中间的几根萝卜让他寻着了！马木匠愤懑了，是漠然了很久对生活的愤懑，它来得那么强烈，以至于他毫无顾忌地到生产队田里去掰玉米，这是他第一次去偷，却偏偏碰上郑婵英和牛富贵在玉米林里！马木匠背着空鱼巴篓跑出玉米田，喘气、愤怒。他索性不要队里的玉米，把郑婵英屋后唯一的一个南瓜摘了，提在手中朝家里走，扯断了正在开花的南瓜藤。

5

韩香香醒过来了，浑身软得像一团棉花。当她看清了这陌生的小屋、简陋的木床、家具，眼睛吃惊地睁大了，再看自己身上，吓得心悸。渐渐地，她回忆起“睡觉”前发生的事了。小屋里没有其

他人，静静的。她不知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不知怎样被人弄到这儿来的。忽然，她看见了床角里一条男人裤子，脑壳顿时“轰”的一声，一种羞辱、难堪和潮热控制了自己，她“唬”地从床上爬起来，跳下地，想冲出房门，一看自己，又退了回去，迫不得已，胡乱套上马青儿的衣裤，像鹿子一般飞上河堤，跑了。

马木匠提着南瓜回屋，只看见韩香香留下的碎衣衫，他抱起来，呆立着，泪水浸了出来。

从牛头镇归来的马青儿被哥哥的神情惊得发怵。细心的姑娘明白哥哥需要的是什么，可是她没法满足他。家里太穷。整个两河村的人都穷，大家自个儿把自己整得没法过日子。兄妹俩在肥沃的土地上洒下了过多的汗水，却得不到应有的收获，更收获不到哥哥渴望的女人爱情。十岁就失去了父母的马青儿过早地成熟了，她太清楚那个了。可是，她哪儿去寻？她才刚刚十六岁呀！

心揣疑团和猜测的马青儿，以一个年轻姑娘看男子的眼光观察着哥哥。她发觉自己的内衣和内裤不见了，看出了那堆布片原是女人的衣衫，心抽紧了，皱紧了柳叶眉。

“哥，她是谁？”她闪着明洁逼人的眸子问，得不到回答。马青儿看出了哥哥眼里的火，那种叫她心颤的男人的火，闪着泪光的火。她不再问了。

哥哥不是原来的哥哥了，他是男子汉了，二十四岁还是单身的男人啊！马青儿心里涌起了一种难以诉说的味儿，那种姑娘的矜持和在男人面前的拘谨突然在马青儿身上出现了，她忽然觉得和哥哥同在一间茅屋里有些不适……泪水充湿了她美丽的眼睛。

马木匠决意要离开家，是什么原因他没告诉马青儿，一种深沉的恋情、对“她”的渴望和对生活的强烈追求促使着他。马木匠常规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她”像一个火星，突然间落进了他干枯的心里，把火一下子引燃了，那被压抑得很深很深的感情像湍江河一样波涛汹涌，他没法控制自己。

马青儿知道她留不住哥哥，怀着对哥哥的同情、爱和恨，一种忧虑和不安，泪水在眼里噙着。可怜的姑娘要喂大兔子卖了钱，想给自己制一件一个年轻女子应该穿的衣服——生活再不好过，爱美的感情是不会泯灭的，她是一个少女呀！她把钱从内衣兜里掏出来，带着姑娘的体温和微香给了哥哥。她也像韩香香一样，没有一件换洗的衣衫了！

6

马木匠走了，带着生活的重负和挑战，悄悄离开了生养他的两河村。只学过一年木匠的他，跟随那些从生产队“偷跑”出来的木匠们一块儿走进了深山，走进了一个空谷流水樱花盛开的天地。他吞噬着苦涩，默默地奔波劳累着。这时节，一个浸透山野灵气的女子闯进了他的生活。

他记得，那儿有一个清澈深泓的山泉，在粉红若霞的野樱花花林子里。那天，他在山泉清洗被汗渍浆硬的内衣，忽然从山间青苔依依的石梯走来了一个年轻女子，对他喝叫：“哎呀，谁在那儿硝牛皮？人家要吃水的！”那女子奔到泉边，把水桶扔在巨石旁边，水汪汪的杏眼儿注视着他。

马木匠愣着。

“你还赖着不成？”山妹走过来，逼他走开。马木匠赶紧跳下石墩，灰白的衣衫在水里飘着。那女子捞起来，劈手扔了，担起水桶，跳上石墩，用桶底把面上的水荡了很久，挑上水，旁若无人地走了。走了一段路，却又回过头来看，见马木匠还站在那边，莞尔一笑，放下水桶，走去把扔在马桑林中的衣衫拣出来丢给他，指指幽谷：“那儿有水呀！”她飞进了林子，隐隐传来一句：“傻瓜！”……

不久，马木匠随老木匠穿过野樱花林，到山顶给一户姓姚的人家做嫁妆的家具。一进门就看见一个女子立在院内，满脸不悦。啊，是在山泉相遇的山妹！她好像并不欢迎马木匠给她作陪寝，成天虎

着脸，没有一丝儿笑意，流露出忧愁和怨恨，有时扫地发气，刨花扫到了马木匠头上，灰尘把老木匠呛得“吭吭”地咳。木匠活做得很不顺心。马木匠想，多半因为在山泉里洗衣冒犯了这个深山的野女子，因此格外小心。

三个年轻木匠中，马木匠是最规矩最踏实的一个。可是，漏子还是出在他身上。那日，竟在新床上无心无意凿了一个空眼。老木匠投床时看见那个无法填塞的“黑井”，脸色铁青。马木匠一声不吭，他能说什么呢？这“世外桃源”般的深山里并不能使他的心平静下来，反而使那种冲撞更强烈，凿眼时走了神是很自然的。老木匠用曲尺点着他的头，声音变了调：“你这不是害了人家两口子吗？你……乱弹琴！……”

此时，山妹已经立在新床旁边。老木匠措手不及，赶忙闭住了嘴。山妹盯了马木匠一眼，扭身走了。马木匠看见了她眼里的泪水，他惭愧地垂下了头。

这一天，木匠们谁都没说话，吃饭时谁都不看谁，好像几个陌生人。主家的姚老汉感到气氛不对，狐疑地看木匠们。傍晚收了工，马木匠寻着机会对山妹说：“姚大姐，真对不起你！我……”那女子惊愕地看看他，甩出一句话：“又不是我的！”

马木匠疑惑不解，越发加深了心中的内疚。可是，山妹对他的态度明显变了，两个小徒弟暗暗称奇。有一天，姚家夫妇赶场去了，山妹竟开口叫马木匠上山去帮她担柴回家。老木匠的眼光从眼镜框架上方翻出来，盯着山妹。

她站在门口，拿着弯柴刀和绳子，可不管老木匠和挤眼睛的小木匠，问马木匠：“你说呀，去不去？”

马木匠跟着她去了，山林苍翠，林间挂着红果，人说那是相思豆。幽谷里流水清脆，山雀儿有情地鸣叫。跟着姚家女儿走进这深幽的山林里，好拘束！山妹不说话，脸上泛过一阵又一阵的红晕。马木匠越发不自然了，他想打破这僵局，喃喃地说：“姚大姐，那天